

# 陝西三原書畫家聯展

# 于右任書法亮相香江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為傳承和弘揚中國書畫藝術、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加強內地與港澳文化交流，由陝西省咸陽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三原縣人民政府主辦，三原縣文體廣電局承辦的「『右任故里 翰墨池陽』2018年中國書法之鄉·三原書畫作品（香港）邀請展覽暨港澳文化交流活動」正於香港上環文娛中心六樓展覽廳舉行，這場涵蓋中國近現代書法家于右任、以及三原縣老中青三代書畫家作品的展覽展至今日。

## 書法之鄉文化底蘊深厚

香港美協主席蕭暉榮、香港陝西聯誼會常務會長孫立明、大公報副總編輯韓紀文、陝西省咸陽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局長郭群星、陝西省三原縣人民政府副縣長周雪艷、陝西省咸陽市三原縣文體廣電局局長周小虎、陝西聯誼會副會長李宏、香港篆刻學會會長王泉勝、香港畫家聯合會會長陳家義、香港紫荊雜誌社主任鄭宏等嘉賓出席昨日舉行開幕禮。

周雪艷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文化因交流而精彩，文化因互鑒而豐富。我們這次舉辦的書畫展既彰顯三原作為中國書法之鄉深厚的文化底蘊，亦擴大三原文化藝術的對外影響力，同時也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廣大書畫愛好者提供一次鑒賞藝術的良好契機。」她在開幕式前接受記者採訪時還道：「三原縣源遠流長的書院文化的滋養，也造就了本地文人輩出，並奠定深厚的文化底蘊。」

蕭暉榮形容書畫展讓他看到從篆書

、隸書、狂草等不同書體，特別指出于右任對於標準草書的發展所作出的劃時代貢獻。他在致辭中說：「作為香港人，應加深對祖國的文化認同，因為中國文化之根在中國。三原縣作為內地縣一級城市卻有如此眾多的優秀文人，令人讚賞。」

## 藝術家現場即興揮毫

于右任為陝西三原縣人，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家、教育家和書法家，曾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其書法作品以行書、楷書和具有開創意義的標準草書享譽海內外，被譽為「當代草聖」，其草書藝術彰顯創造力，而推行標準草書運動卻是出於政治家的社會擔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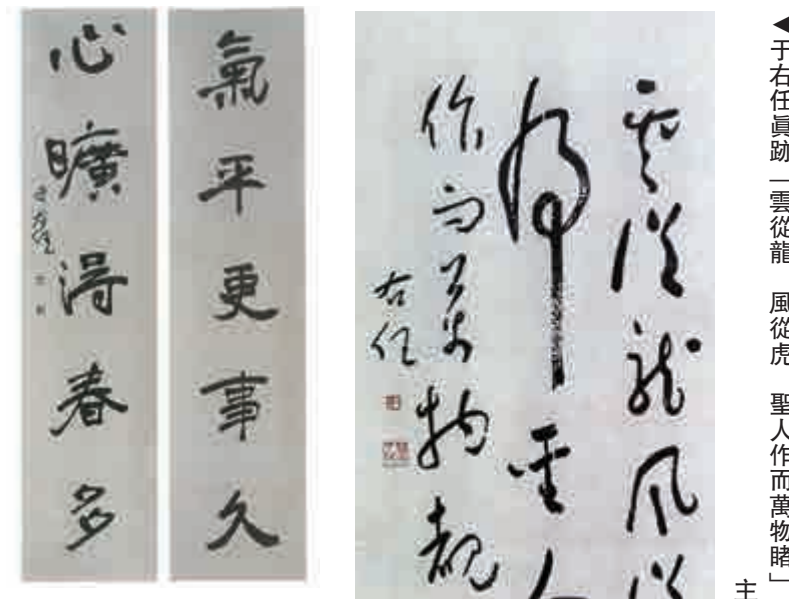
于右任與《大公報》淵源匪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密蘇里榮譽獎章」，成為唯一榮摘此獎的華文報章。隨後，中國新聞學會和重慶各報聯合會舉行「慶祝大公報獲得密蘇里大學榮譽獎章」茶話會，三百餘人到場慶賀，于右任乃其中一位，他與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張季鸞、主筆王芸生等一同見證這一重要時刻。

周小虎在開幕式上介紹本次展覽時道：「書畫展展出書畫作品共計六十餘幅，涵蓋國畫及書法兩大門類，不僅有前輩于右任、茹欲立、劉自櫝的大家名作，也有當代三原籍書畫家翟萬益、趙學敏、溫友言的書法作品等。」展覽現場，于右任的兩幅書法作品——「氣平更事久 心曠得春多」和「雲從龍 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睹」十分引人矚目。

昨日開幕式前，本港一眾書畫藝術家更在現場即興揮毫。陳家義即席創作繪畫作品，寓意連年有餘，祝福香江。



▲陳家義（前排左起）、周小虎、孫立明、郭群星、蕭暉榮、周雪艷、韓紀文、李宏、郭迪康出席展覽開幕禮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于右任書法作品「氣平更事久 心曠得春多」 主辦方供圖



▲展廳現場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書畫展開幕式前的筆會，陳家義即席作畫，寓意吉祥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中國近現代書法家于右任（前排左二）出席「慶祝大公報獲得密蘇里大學榮譽獎章」茶話會 大公報資料圖片



▲李康昭一九九一年作《Untitled-91148》（130.3 x 162公分，壓克力畫布）

▼吳受桓今年新作《Dialogue》系列（145.5 x 112公分，油彩畫布）



## 韓畫家展當代藝術

【大公報訊】記者黃璇報道：作為首爾拍賣（Seoul Auction）旗下的現代及當代藝術畫廊，今年二月開幕、位於中環的SA+主要展出和推廣韓國及國際藝術品。該畫廊現正舉行第三次展覽「bi-u-da: empty」，呈獻三位韓國當代藝術家李康昭（Lee KangSo）、吳受桓（Oh SuFan）、朴英男（Park YungNam）的作品，三位都出生於一九四〇年代，觀賞三人作品，可以從中理解藝術家是如何處理東方與現代元素之間的關係。

生於一九四三年，李康昭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活躍於藝壇，作品中包含大量書法元素以及對生活環境的描述，他認為繪畫不單是描繪自然，而是一種語言：「無論什麼美術方式都是藝術。」例如《Untitled-91148》，畫面中的具體形態如鴨子和船隻，並不代表實際的鴨子，而是試圖透過自由的筆觸來創造形狀。他表示：「讓我用語言來表達我的作品是非常困難的。可以用書法來聯想我的作畫方式。書法是用墨水在紙上用符號的方式寫出文字，而繪畫是不需要文字、符號，不需要特殊意義和固定方式的書法，用更加自由，更加開闊的表現方式。」

吳受桓出生於一九四六年，曾在首爾國立大學學習西方繪畫，與此同時將東方書畫的技巧融入作品當中。因此，吳受桓的作品是西方油畫與東方抽象繪畫兩種風格微妙的結合。而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朴英男，其作品並沒有強烈的中心、結構和形態，主題通常是最基本的元素，例如線條、平面、色塊構成。朴氏表示，他的創作並沒有涉及有意識的意向，觀者很難用任何概念或知識去理解，他習慣以舒適、簡約和純粹的方式創造藝術。朴英男將畫布視為他心目中的地球表面，在畫布上塗抹顏色就彷彿在摸索地球的無限表面。

「bi-u-da: empty」展期至六月三十日。SA+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大樓十一樓（砵典街街旁），逢周一休館。詳情查詢可電二五三七七八〇，或瀏覽網址 www.seoulauction.com 及登入facebook「Seoul Auction」。圖片：大公報記者黃璇攝

▲朴英男將畫布視為「地球表面」，用炭筆、粉彩筆、蠟筆等多種材料塗抹出《Cloudy and Cool》（76 x 59公分）

# 《緣起敦煌》：

# 一場「共融相生」之旅



▲香港舞蹈總會的群舞演員表現出色

▶伎樂天女的一段群舞熱烈飽滿



▲孫公偉（右）出色詮釋僧人緣一

## 舞影定格

李夢

五月二十二日，香港舞蹈總會主辦、香港藝發局支持的大型舞蹈詩《緣起敦煌》在北京天橋劇場演出。這是該劇的第五度公演，也是第二次亮相北京舞臺。

《緣起敦煌》於二〇一五年在香港首演，其靈感源自二〇一四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大型展覽。編劇曾柱昭與編舞兼導演陳煥熹等一眾主創均希望以舞蹈為媒介，將敦煌壁畫歷經千年仍流轉生光的姿采，呈現在當下觀眾眼前。

自三年前首演以來，《緣起敦煌》在香港及北京兩地多次重演，舞作結構亦不斷調整，今次亮相天橋劇場的版本，較之前增添了一「水月觀音」和「金剛護法」兩個舞段，共七節十二場，故事圓融，起承轉合鮮明，現場反響熱烈。

以敦煌為主題的舞劇不可謂不多：先是一九七九年首演、已成經典的民族舞劇《絲路花雨》，後又有二〇〇〇年上演的《大夢敦煌》。前者講述畫工神筆張與女兒英英救助波斯商人的感人故事，後者則講述青年畫師莫高與大將軍之女月牙的情感經歷，富傳奇色彩。不論《絲路花雨》抑或《大夢敦煌》，都是以虛構的友情或愛情故事為主，在敘事間穿插敦煌壁畫中的經典意象，例如反彈琵琶的伎樂天女以及千手觀音等。而《緣起敦煌》則在內容上另闢蹊徑，以僧人緣一的神修之旅為主線，借他的眼與他的心，觀照香音之神、樂舞之神、西域舞伎、水月觀音和金剛等西行路上的一眾神佛與供養人等，並反思「共融」與「相生」的奧義。

所謂「共融」，體現在舞作內容上，便是不同風格、不同意識的作品在同一時空中的呈現。敦煌壁畫以兼容並包為美，而在《緣起敦煌》中，舞者也以或熱烈奔放、或細膩沉靜的表演，傳遞出東西文化交流生出的豐富多元的美感。在第三節的「絲路同心」段落中，來自不同地域的供養人身著特色服飾出場，以舞樂祈福，求神靈護佑，尤其體現出「同心天女」與「共融」的意味。而第四節《慈悲》中的「伎樂天女」與第五節《弘美》中的「水月觀音」相鄰，一動一靜，前者歡愉後者含蓄，既令到舞作節奏張弛有度，也暗示出敦煌文化的博大與豐盈。

按照編舞陳煥熹的說法，「共融」不單指不同文化（佛教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共融，也是「時代發展與傳統背景的共融」。如何將千年前的靜態壁畫改編成當下觀眾易於理解的舞作，也是一眾主創需要面對的問題。在《緣起敦煌》中，投影和互動媒體元素在舞美上的運用讓人眼前一亮，尤其是最新章節《塵埃不染》中，台上道具與背景由多媒體投影技術變幻成風沙塵埃的蒼茫景象，頗予人身臨其境之感。反觀部分章節的燈光設計略顯層次不夠，以至於減弱了舞作本身的戲劇效果，若台上燈光能在輕與重、濃與淡之間找到一處更合宜的平衡，則更好。

今次參演《緣起敦煌》的群舞演員，都是香港舞蹈總會成員。他們並非專業舞者，卻在工餘時間勤於排練，其舞蹈技巧雖然稱不上純熟，舞台表現力卻並不遜色。擔任主演的三位專業舞者，飾演僧人緣一的孫公偉，飾演香音之神的唐鑫以及飾演水月觀音的胡胡明，均表演出色，將人物的性格生動呈現出來。其中孫公偉和胡胡明的兩段獨舞異常出彩，肢體語言與音樂配合十分恰當，將靜、雅與慧悟等與東方哲學相關聯的意味，詮釋得十分精妙。

至於「相生」這一概念，則融入劇中「死與生」以及「天與人」的對照並立關係。九品蓮花這一意象貫穿全劇，由最初的被天鳥羽人供奉，到中段被躁動的亡靈打散，再到最後由僧人緣一重整其秩序，暗示佛家思想中的因緣輪迴。而扮演水月觀音舞者的那一段獨舞，重現敦煌洞窟壁畫場景，人在岸邊觀賞水中月，配合清寂樂音，愈發顯出物與我、天與人的渾然一體。

依編劇曾柱昭的構想，觀眾看到的其實是一個人的心畫像。人在羈旅，理想迢迢，途中難免遇上辛勞、誘惑或是挑戰。這一場《緣起敦煌》，看似熱鬧繽紛，其實退後一步來想，實是一人獨對蒼茫世事的感觸、思考與嚮往。這一場有苦有樂的旅程，雖說回溯過往時空，對於當下的你我，同樣不啻為啟迪。

（攝影：劉海棟@舞蹈中國）

獨舞出彩 詮釋精妙

按照編舞陳煥熹的說法，「共融」不單指不同文化（佛教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共融，也是「時代發展與傳統背景的共融」。如何將千年前的靜態壁畫改編成當下觀眾易於理解的舞作，也是一眾主創需要面對的問題。在《緣起敦煌》中，投影和互動媒體元素在舞美上的運用讓人眼前一亮，尤其是最新章節《塵埃不染》中，台上道具與背景由多媒體投影技術變幻成風沙塵埃的蒼茫景象，頗予人身臨其境之感。反觀部分章節的燈光設計略顯層次不夠，以至於減弱了舞作本身的戲劇效果，若台上燈光能在輕與重、濃與淡之間找到一處更合宜的平衡，則更好。

今次參演《緣起敦煌》的群舞演員，都是香港舞蹈總會成員。他們並非專業舞者，卻在工餘時間勤於排練，其舞蹈技巧雖然稱不上純熟，舞台表現力卻並不遜色。擔任主演的三位專業舞者，飾演僧人緣一的孫公偉，飾演香音之神的唐鑫以及飾演水月觀音的胡胡明，均表演出色，將人物的性格生動呈現出來。其中孫公偉和胡胡明的兩段獨舞異常出彩，肢體語言與音樂配合十分恰當，將靜、雅與慧悟等與東方哲學相關聯的意味，詮釋得十分精妙。

至於「相生」這一概念，則融入劇中「死與生」以及「天與人」的對照並立關係。九品蓮花這一意象貫穿全劇，由最初的被天鳥羽人供奉，到中段被躁動的亡靈打散，再到最後由僧人緣一重整其秩序，暗示佛家思想中的因緣輪迴。而扮演水月觀音舞者的那一段獨舞，重現敦煌洞窟壁畫場景，人在岸邊觀賞水中月，配合清寂樂音，愈發顯出物與我、天與人的渾然一體。

依編劇曾柱昭的構想，觀眾看到的其實是一個人的心畫像。人在羈旅，理想迢迢，途中難免遇上辛勞、誘惑或是挑戰。這一場《緣起敦煌》，看似熱鬧繽紛，其實退後一步來想，實是一人獨對蒼茫世事的感觸、思考與嚮往。這一場有苦有樂的旅程，雖說回溯過往時空，對於當下的你我，同樣不啻為啟迪。

（攝影：劉海棟@舞蹈中國）

五月二十二日，香港舞蹈總會主辦、香港藝發局支持的大型舞蹈詩《緣起敦煌》在北京天橋劇場演出。這是該劇的第五度公演，也是第二次亮相北京舞臺。

《緣起敦煌》於二〇一五年在香港首演，其靈感源自二〇一四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大型展覽。編劇曾柱昭與編舞兼導演陳煥熹等一眾主創均希望以舞蹈為媒介，將敦煌壁畫歷經千年仍流轉生光的姿采，呈現在當下觀眾眼前。

自三年前首演以來，《緣起敦煌》在香港及北京兩地多次重演，舞作結構亦不斷調整，今次亮相天橋劇場的版本，較之前增添了一「水月觀音」和「金剛護法」兩個舞段，共七節十二場，故事圓融，起承轉合鮮明，現場反響熱烈。

以敦煌為主題的舞劇不可謂不多：先是一九七九年首演、已成經典的民族舞劇《絲路花雨》，後又有二〇〇〇年上演的《大夢敦煌》。前者講述畫工神筆張與女兒英英救助波斯商人的感人故事，後者則講述青年畫師莫高與大將軍之女月牙的情感經歷，富傳奇色彩。不論《絲路花雨》抑或《大夢敦煌》，都是以虛構的友情或愛情故事為主，在敘事間穿插敦煌壁畫中的經典意象，例如反彈琵琶的伎樂天女以及千手觀音等。而《緣起敦煌》則在內容上另闢蹊徑，以僧人緣一的神修之旅為主線，借他的眼與他的心，觀照香音之神、樂舞之神、西域舞伎、水月觀音和金剛等西行路上的一眾神佛與供養人等，並反思「共融」與「相生」的奧義。

所謂「共融」，體現在舞作內容上，便是不同風格、不同意識的作品在同一時空中的呈現。敦煌壁畫以兼容並包為美，而在《緣起敦煌》中，舞者也以或熱烈奔放、或細膩沉靜的表演，傳遞出東西文化交流生出的豐富多元的美感。在第三節的「絲路同心」段落中，來自不同地域的供養人身著特色服飾出場，以舞樂祈福，求神靈護佑，尤其體現出「同心天女」與「共融」的意味。而第四節《慈悲》中的「伎樂天女」與第五節《弘美》中的「水月觀音」相鄰，一動一靜，前者歡愉後者含蓄，既令到舞作節奏張弛有度，也暗示出敦煌文化的博大與豐盈。

按照編舞陳煥熹的說法，「共融」不單指不同文化（佛教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共融，也是「時代發展與傳統背景的共融」。如何將千年前的靜態壁畫改編成當下觀眾易於理解的舞作，也是一眾主創需要面對的問題。在《緣起敦煌》中，投影和互動媒體元素在舞美上的運用讓人眼前一亮，尤其是最新章節《塵埃不染》中，台上道具與背景由多媒體投影技術變幻成風沙塵埃的蒼茫景象，頗予人身臨其境之感。反觀部分章節的燈光設計略顯層次不夠，以至於減弱了舞作本身的戲劇效果，若台上燈光能在輕與重、濃與淡之間找到一處更合宜的平衡，則更好。

今次參演《緣起敦煌》的群舞演員，都是香港舞蹈總會成員。他們並非專業舞者，卻在工餘時間勤於排練，其舞蹈技巧雖然稱不上純熟，舞台表現力卻並不遜色。擔任主演的三位專業舞者，飾演僧人緣一的孫公偉，飾演香音之神的唐鑫以及飾演水月觀音的胡胡明，均表演出色，將人物的性格生動呈現出來。其中孫公偉和胡胡明的兩段獨舞異常出彩，肢體語言與音樂配合十分恰當，將靜、雅與慧悟等與東方哲學相關聯的意味，詮釋得十分精妙。

至於「相生」這一概念，則融入劇中「死與生」以及「天與人」的對照並立關係。九品蓮花這一意象貫穿全劇，由最初的被天鳥羽人供奉，到中段被躁動的亡靈打散，再到最後由僧人緣一重整其秩序，暗示佛家思想中的因緣輪迴。而扮演水月觀音舞者的那一段獨舞，重現敦煌洞窟壁畫場景，人在岸邊觀賞水中月，配合清寂樂音，愈發顯出物與我、天與人的渾然一體。

依編劇曾柱昭的構想，觀眾看到的其實是一個人的心畫像。人在羈旅，理想迢迢，途中難免遇上辛勞、誘惑或是挑戰。這一場《緣起敦煌》，看似熱鬧繽紛，其實退後一步來想，實是一人獨對蒼茫世事的感觸、思考與嚮往。這一場有苦有樂的旅程，雖說回溯過往時空，對於當下的你我，同樣不啻為啟迪。

（攝影：劉海棟@舞蹈中國）